

中国当代名家经典系列

隐手开牌

于卓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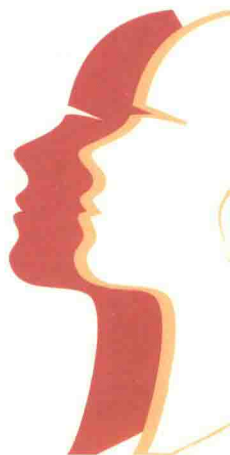
中国石油作家创作成果奖 | 中华铁人文学奖

百万畅销作者于卓

沉潜数年写出的观世察人之作



开明出版社



隐手开牌

于 卓 著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手开牌 / 于卓著. -- 北京 : 开明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5131-4642-5

I . ①隐… II . ①于…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0026 号

责任编辑: 卓玥

隐手开牌

著 者: 于卓

出 版: 开明出版社

(北京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 邮编 100089)

印 刷: 北京市玖仁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3.12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 (010) 88817647

目 录

- 001 / 七千万
- 059 / 八千万
- 116 / 九千万
- 162 / 嫁接
- 225 / 仕途结
- 273 / 特别纪要
- 319 / 挑染
- 363 / 隐手开牌

七千万

晚饭后只要家里不来人，能源局局长贝先林看完《新闻联播》，总要独自出去散一会儿步。今晚他看完《新闻联播》后却没有出门，一声不吭钻进了书房，坐在真皮转椅上抽烟。他心里合计着，等一会儿何星来了，自己拿什么口气跟他谈话妥当。如今贝先林越来越感觉到，想抓到全须全尾的何星，可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了。前几年何星当多种经营处处长时，贝先林只要在局机关大楼里咳嗽一声，何星准能什么地方冒出来。眼下何星摇身一变，成了金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左手攥着四家公司三家工厂，右手提着两个酒店一个宾馆，在离局机关大楼老远的地方盖了自己的办公楼，面对面跟贝先林请示汇报的时候少了。有时贝先林找他有事，顺当了一下能找到，不顺当时就得七拐八绕。今天下午一上班，贝先林找不到何星，打他手机，就听一个小姐说这个用户不在服务区，不得不把电话留到何星的公关部。快下班的时候，何星才冒出来，说去了天津，问贝局长找他什么事。贝先林心里别扭，沉吟了半天说，股票的事，晚饭后你过来

一趟。

八点钟过一点，何星来了。贝先林的妻子把何星送到书房门口，过了几句家常话就转身走了。贝先林点着烟说，最近股民的牢骚不少，不知你怎么看这个事？何星坦然一笑，贝局长，您放心，这里头没麻烦，股民们是在瞎嚷嚷。贝先林弹弹烟灰道，我还听说，市里那些人也在犯嘀咕。何星避开贝先林的目光，端起茶杯托着。金牛股票，是在两年前发行的，分企业法人股和职工内部股两种，每股面值一元，发行溢价为二元二角，法人股抛出去两个多亿，职工内部股敛回一个亿，能源局十几万职工或多或少都买了金牛股票。攥着三个多亿的股金，何星当时气派蛮大，张口就许愿，头年每股按一毛五到两毛分红。等到了兑现的日子却是没能兑现，分红利改成了送股，每十股送两股，慌得一些股民心里没着没落，眼巴巴盼着明年能分到红利。到了今年该分红利的时候，股民又是空欢喜一场，打发人的说法换成了暂不分红利，滚存利润，结果理事会和股东大会开得腻腻歪歪，意见码了一桌子。身为金牛董事长的贝先林，到这时才觉得自己平日里对何星这一块太马虎了，大家呛呛的一些问题，并不像何星平时跟自己说得那么不疼不痒，甚至有些事，他连听都没听说过，被动得说话直气短，在会上就没给何星好脸色。而何星倒能沉住气，要他解释的事情，经他舌头三拨两挑，光亮就闪现出来了，他说大家一时半会儿见不到红利，那是因为有些长期项目一年半载不好见回报，这就好比母鸡生蛋，得有个过程，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嘛。跟下来，何星的话就又有诱惑性了，说金牛股票正在争取上

市，一旦上市炒起来，诸位就静等着发大财吧……

何星瞥一眼沉默不语的贝先林说，贝局长，市里刮了什么风？我可是什么都没听到啊。贝先林说，那边的人你可是万万得罪不起。何星跟上话，是，是。贝先林不再提股票的事了，何星掏出三五烟，猛一转话题说，贝局长，有件事想听听您的指示。何星打算近日飞日本，跟一家电讯株式会社洽谈合作意向。贝先林听完没马上表态，过了半天才说，刚开完股东大会没几天，股东们的情绪还不稳定，你此时飞来飞去会叫人说东道西。贝先林早有耳闻，说何星拿股民的血汗钱逛美国游德国转香港，一夜间造掉十几万不当回事。何星脸上没有不满情绪，舔了一下嘴唇说，对对对，还是贝局长考虑问题细致。贝先林说，缓日子去，不耽误生意吧？何星说，我再跟日本人商量商量。贝先林点点头，打个哈欠问，还自己开车呀？小心哪天开到沟里，你的大奔驰可不比我这奥迪，刮了碰了不好配件！何星讪笑，不接话茬。

股票风刮着刮着就刮过劲了，职工们的情绪渐渐归位，贝先林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下来。谁知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来了比股票更要命的麻烦，平阳市政府下来文件，要能源局一次性交纳城市建设附加费七千万，限期十天内。贝先林刚松口气，现在又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贝先林不会不明白，这七千万对能源局来说不是个小数目，平阳市的胃口越来越大了。当初能源局来平阳创业时，平阳还是个不起眼的小村子，如今人家成了市，就处处找事由挤你的油水。贝先林想起大前年修环城路的事，当时市里

开口要能源局出三千万，贝先林就想修环城路不关能源局的事，能源局去凑哪门子热闹，于是就吭吭哧哧拖着，捂着腰包死活不往外掏钱。市里等米下锅，一来二去关系就闹僵了，官司一家伙打到国务院，省里和部里的友情自此提不到桌面上了。在国务院看来，闹翻了脸的省部两家，横竖说都是手心手背，还能偏向谁不偏向谁？便指示部省两家，不兴急皮酸脸，不许下绊子，鱼水关系鱼水情嘛，坐下来好好商量解决。部里见贝先林把事儿搞成了这样，就不再给他打气撑腰了。先前在三千万上头不低腰不弯的贝先林，这时也就灰溜溜的了，一口气没锁住，哆哆嗦嗦批出去三千万。事后，部里的某位领导气哼哼说，这不是败家子吗？这不是败家子是什么？能源局虽说家大业大，国有资产一百个亿都打不住，可是近两年效益上不去，也是罗锅上山——前（钱）紧。更新改造设备要钱，上新项目要钱，现代化办公要钱，发展教育要钱，改善医疗条件要钱，增建民宅要钱，涨工资要钱，离退休职工福利保障要钱，评省优部优国优要钱，提高企业知名度还得要钱，要钱的地方都不敢细琢磨。能源局的日子不景气，其实都写在了职工的脸上。灶底下少火，职工们能痛快吗？怨气撑圆了肚子后，职工们说能源局建局到现在，换了三茬局长，一茬比一茬不会关心老百姓，还编了几句顺口溜来发泄：头茬吃不了，二茬混个饱，三茬眼看讨，能源局早晚砸锅卖铁拉倒！按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如今能源局的光景不耐瞧，从根上说是吃了三角债的苦头。中央下决心清理三角债那会儿，能源局借东风讨回了一些外债，可至今还有七八亿要不回来，再加上境外的几项

大工程算计不好，没赚到美元不说，还大把大把用人民币去填窟窿，家底眼瞅着见薄。

掂掂这七千万够沉的了，又有期限卡着，贝先林跟党委书记关谈云一碰头，七千万就蹦到了局领导班子会上。班子会开了两个多钟头，死气沉沉，拢不正主题。关谈云坐在一片阳光里，不紧不慢地抽烟喝茶，脸上丝毫没有与七千万相关的表情，不接谁的话茬，更不打断哪个的发言，稳当得如一个局外人。从时间上说，关谈云跟班子里的人还没混到彼此不分的程度。两年前他从部里下来，下来前他是部经济开发部副部长，到了平阳后官升至正局级。部领导有心栽培他，说他下基层的路子对头，摔摔打打多积累点工作经验，回头好干大事业。走马上任后，关谈云并没有像一般新官上任那样，风风火火地往外踢头三脚，他只埋头抓党群口的工作，不过问贝先林掌心里的基建、工程、生产和多种经营，也不怎么参与财务和人事上的事，跟班子里的人，还有那几位资深的老总，关系处得都留有余地，上上下下笑脸往来。倒是他的腿脚显得勤快，时常到下面的二级单位现场办公，跟不愉快的处级干部谈心，帮窝窝囊囊的知识分子跑职称住房，替特困职工安排子女就业，邀请动不动就骂骂咧咧的离退休老干部开座谈会嘘寒问暖。另外对贝先林的家事，他也是格外上心。贝先林的妻子是家属工，闹转正闹了几十年，贝先林躲躲闪闪就是不肯出力。一次趁贝先林去加拿大考察，关谈云做主把贝先林的妻子转了正。考虑到光转贝先林妻子一人不合适，将一个劳模的老伴也一并转了。贝先林从国外回来后，心里有点忽悠，可一看妻子

那张喜兴脸，也就没说什么，心想转就转了吧，反正是关书记出面办的事，自己到啥时候都能说清楚。可是没想到后来还是出了乱子，两个局级离休干部，伙着一群老工人找贝先林闹老婆转正，贝先林遮遮掩掩说这事关书记能解决，你们去找关书记。闹事的人鼻子不能是鼻子脸不是脸，嚷嚷说找过关书记了。关谈云那会儿对这些人说，贝局长辛辛苦苦也不容易，大家要多理解贝局长，人心都是肉长的嘛！听了学舌，贝先林的火直往脑门上顶，有苦难言。当初他不给妻子使劲，怕的就是出现眼下这种局面，心说老关啊老关，你叫我老婆乐呵了让我吃苦了。那些人见贝先林吞吞吐吐不给痛快话，就联名写状子，派代表进京叫屈，状告贝先林以权谋私肥水不流外人田，事情闹得沸沸扬扬，部领导很不满意。解铃还须系铃人，此事后来给关谈云的巴掌抹平了，关谈云在部里熟门熟路，一番活动后，回来就把局里五十余名家属工统统转正了，职工们一片喝彩。贝先林从这起转正风波中，看到了关谈云左右事情的潜在能力……

现在会开不下去了，贝先林放下不锈钢真空杯，望着关谈云说，关书记，你给综合综合吧。关谈云直起脖子说，大家讲得不错，贝局长你是一家之主，还是你定个调子，这样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大家看看局长和书记，然后附和着书记的话说，贝局长您就定个调子吧……贝先林感觉自己被孤立了，会再开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名堂，于是说大家要是没别的，就先到这里吧。

下午一上班，基建处卫处长来跟贝先林汇报。贝先林被这七千万城市建设附加费搞得晕头转向，上午开班子会前，他嘱咐卫

处长算算细账，把有关数据核对一下，看看七千万叫不叫准。卫处长说，贝局长，从建局到现在，市里把咱们工业建筑和民用建筑总面积算了个八九不离十，抠条款也找不出什么毛病。贝先林手撑着沙发扶手坐下，闭了会儿眼睛，然后一扬手说，老卫，我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卫处长走后，他点了一支烟，想理一理自己的思绪，他知道班子里的人从今往后都会躲着七千万走道，看自己一个人折腾。唉，给，还是不给呢？他又三心二意了。给了，部里能甘心吗？职工能一言不发吗？不给，不给的后果跑得了停水断电挖沟掘路？如今局里跟市里的关系，远赶不上从前了，从前的好光景都睡在了局志里。七十年代初期，能源局来平阳建造基地，那时的平阳，街没街样，楼没楼形，最高的建筑物怕是火葬场的那个烟囱了。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县城，县财政傍着农副业度日，县长县委书记的官位比能源局局长和党委书记低两格，能源局一拉开架势就是正局级单位。那时县头头们到能源局来，不是无偿提供土地，便是廉价支援民工，说话办事都仰着脸，哪敢大声大气。有一年县里建水库，能源局敞亮，刷一下就甩过去二十万，县长感动得直流泪，亲自扛块匾到能源局来答谢。水库建成后，县领导把能源局领导毕恭毕敬请去剪彩，剪了彩县长才说，水库还没起名儿呢，再三让局长赐名。那时的局长叫赵双，赵双一激动说，叫连心咋样？县里大小领导都说连心好，有意义，就立了块大青石，镌刻上连心水库四个大字。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局在地方上办事，那是说一不二，相中了哪块地皮，踩上一脚就是我的了。后来搞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叫响了，两家的当

家人也换了几茬，局市间的一些事儿也就越办越不明白。

平阳的地理位置显眼，夹在京津两座大城市之间，各距百十公里。在能源局来安家落户前，平阳民间就有了这样的顺口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进不了京津，落户平阳。大概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平阳人会精打细算了，经济意识也有了，再跟能源局打交道，甭管公事私事，都能开出个价码，紧把着土地脱贫致富，经济眼见腾飞。似乎是在能源局打盹的工夫，平阳由县升至为地级市，县长和县委书记猛地往起一蹿，就甩掉了头上县团级的旧帽子，跟能源局局长和党委书记平肩齐头了。能源局领导和职工财大气粗的优越感，自此画上了句号。市里不再把能源局当大爷供着了，即便是抽冷子喊一声大爷，能源局也不敢随便吭声，吭声了能不给压岁钱？给少了能行？贝先林憋气，心想如今跟市里软硬都不是，硬了头破血流，软了当孙子，甚至有时连孙子都当不成。去年年底，为征一块地皮盖老干部活动中心，他给市长和市委书记分别送去一台电脑，这两台电脑是半月前日本一家公司总裁来局里洽谈合作意向后送给贝先林和关谈云的，合下来两台电脑也值个几万块钱。谁知道三天后，《平阳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了一则消息，内容是为增强市局间文化交流、促进科教事业迅速发展，日前市委市政府向能源局电教中心赠送两台电脑，价值人民币近六万元。贝先林那天气得一摔报纸，心想这不是叫人家涮着玩嘛……

秘书送来一份打印讲话稿，贝先林明天下午要在局质检工作总结大会上讲话。秘书走后，他踱步到窗前，窗外阳光融融，树

木绿得鲜亮。贝先林想，七千万搁在自己肩上够受，得想办法把关书记也拉进来使劲才行。于是贝先林就有了初步的打算，兵分两路出击，让关书记去部里下下毛毛雨，找条后路留在脚边，自己则奔省城，找前任市长汤涛说句话，压压七千万。汤涛现在是省某部的副部长，过去贝先林跟他的关系还可以。那几年，贝先林先后帮他解决了三十多个人的工作，还两次塞给他近千万的基建工程。汤涛离开平阳前对贝先林说，老贝呀，往后省里有什么事，尽管找我，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想到这儿，贝先林便来到关谈云办公室。贝先林掏出烟，磕出一根递给关谈云。闲聊了一阵子，贝先林才把话题切到七千万上。关书记，七千万现在可是压得咱们喘不过气来。如果这事处理不当，今后咱俩怕是都没好日子过了。关谈云点点头说，老贝，你有啥办法尽管说出来。贝先林眯起眼睛，狠吸了一口烟道，关书记，你看这样好不好，你我同时出击，我到省里活动，你去部里跑跑。关谈云想了想说，这样也好，死马当活马医吧。贝先林吐口烟，岔开话题，关书记，你可有日子没回北京喽，也该回家看看了。关谈云一笑道，那你平时就多给我找点往北京跑的差事。贝先林也笑着说，老关，依我看呀，你还是把家搬平阳来算了，一心不可二用哟！这时电话铃响了，关谈云拿起电话，没想到对方是找贝局长。他把话筒递给贝先林，贝先林听了没几句，就急慌慌说，我这就下去。贝先林走后，大连绿岛大酒店总经理邢全柱打来电话，讲下星期四，酒店举办绿岛春潮时装表演，请关书记过去散散心，关谈云说走不开，你们好好搞吧。

关谈云跟邢全柱有点关系。邢全柱的小姨子和关谈云的小姨子在一个单位，这是关谈云去年去大连整顿酒店班子时挖出来的关系，邢全柱那次没被拿下来，多少是沾了小姨子的光。邢全柱管理酒店没毛病，就是公款吃喝没节制，大模大样睡外国女人不在乎，另外他猛给手下员工发钱，也招惹了局内一些人眼热。总之，那次关谈云若不是想放过邢全柱，邢全柱也就没地方狂了。所以邢全柱忘不了关谈云的关照。那次冲关谈云没收邢全柱，贝先林事后老大不满意，曾在班子民主生活会上露过不满情绪。当时关谈云的解释有二：一是酒店经济效益不错，突然拿下邢全柱，一时没人能顶上去；二是邢全柱的事应以批评教育为主，召他回基地，无疑是给基地增添不稳定因素。其实，大家心里明镜闪闪，贝先林绕弯子支使关谈云去大连，真正的用意是想借刀杀人。假如邢全柱老老实实听贝先林摆布，贝先林也就不会忽悠关谈云去大连整顿领导班子了。贝先林的这次失手，倒是给了关谈云一次争取人心的机会。

关谈云每天在局机关食堂吃处级标准的工作餐，两菜一汤。按理他应该吃局级标准的小炒，冲这一点食堂的人都说关书记廉洁，不像是局级领导。降格吃饭这个事，局宣传部部长认为有内涵，想写写，关谈云没同意。步下食堂门口的台阶，关谈云看天色不好，像要下雨，就匆匆忙忙往回赶。他住在四家属区的一套母子间里，两小室，没客厅，厨房和卫生间的面积也都不大。四家属区离局机关办公楼不远，走路六七分钟的事。关谈云到家不久，安装公司经理王海就来了。王海在官场上随关谈云的步子，

但平时跟得不显山不露水。王海能从生活公司副书记的位置跳到安装公司经理这个宝座，关谈云是出了力的。那时关谈云刚来平阳半年，赶上二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贝局长和一个资深的副局长都想在安装公司经理这个位置上安排自己的人，事情咯叽咯叽的就闹僵了，搞得安装公司一片混乱。这时关谈云就站了出来，保举王海当经理。没人听说关谈云跟王海有什么特殊关系或是复杂背景，于是王海就捡了个便宜，他对关书记自然十分感激。王海到任后，在家里摆了一桌海鲜宴请关谈云。那天关谈云进了王海家，没想到屋子里坐着市委书记赵萍珍。

寒暄时关谈云才知道，赵书记是王海的表姑。关谈云就指王海的鼻子说，好哇，你还有这样的埋伏。他想，要是局里人知道了王海跟赵书记这层亲戚关系，自己不被别人戳后脑勺才怪哩。赵萍珍说，这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嘴紧，心眼实在，日后他要是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关书记您别客气，只管批评他。关谈云说，哪里哪里，我也就这么两下子。赵萍珍开玩笑说，两下子还不够用呀关书记，我可是只有那么一下子。过去关谈云跟赵萍珍接触过几次，知道她的一些经历。赵萍珍今年五十来岁，高中文化，是个土生土长的平阳人。她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工作能力虽说比不上市长王庆河，可她在平阳有群众基础，工作干得既不冒火也不拉后，在官场上一直平平稳稳。酒喝到酣处，关谈云对赵萍珍说，我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以后少不了会麻烦赵书记。赵萍珍客气地笑道，好说，好说。现在是党政分家，平阳的事，市长管一大半，我这书记观念跟不上趟了，给市长打打下

手还行。市长年轻，我再干几年就该退出了。王海插话问，姑，党校的大本拿到了吗？赵萍珍看一眼关谈云说，今年吧。关谈云想，她这把年纪的人了还去奔文凭，也不容易啊。关谈云说，赵书记，在平阳，您可称得上是德高望重啊！赵萍珍拿起餐巾纸，摆摆手说，关书记，您可别这么说，有些事，我还得请教王海呢。再说这巴掌大的平阳，也比不过你们能源局，你们要人有人，要钱有钱，日子比市里过得好，今后我的工作，还得仰仗关书记关照呢。关谈云掰开一只螃蟹腿说，赵书记，能为您做点什么，我可是求之不得。来来来，赵书记，我敬您一杯。赵萍珍半推半就说，还让喝？再喝就出洋相了。事后关谈云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倒是没少给赵萍珍方便。去年赵萍珍牵头搞教育下乡扶贫，关谈云让局里资助了五十万。同样，赵萍珍也没少给关谈云开绿灯，局子弟中学超负荷，再建房子没地皮不说，师资也是件头疼的事，后来赵萍珍一句话就接走了三个班的学生；局里打算办一本内部准印的《党风》，拿到省里报批，结果批回来一鼻子灰，关谈云一看玩不转了，只好去找赵萍珍，赵萍珍说那我试试吧，支使个秘书去省里就把关谈云的难事解决了。曾有一阵子，贝先林对关谈云和赵萍珍的合作很不舒服，因为他得到消息说，市政府那头甩脸子了，说贝局长成心晾王市长，有钱哭穷，戳在开发区里的能源贸易公司，不过是一个空壳儿……

王海坐在关谈云家里东拉西扯了半天，话题才引到七千万上。关书记，听说局里开会议了七千万？关谈云笑而不语，手里摆弄着时好时坏的电动剃须刀。王海瞟了关谈云一眼，吞吞吐吐

道，关书记，我中午到我姑家去了。关谈云瞅瞅王海，心领神会地说，这一次贝局长的压力不小呀。王海说，明摆着这是市长在冲局长使邪劲。关谈云马上沉脸道，不要在背后瞎嘀咕，贝局长够上火的了。王海连连点头，咧着嘴说，关书记，还是你通情达理。关谈云弄响了剃须刀，笑出了声。王海离去不久，关谈云给贝先林打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回北京，看看贝局长还有没有什么要交代。贝先林说，我明后天也动身。关书记，部里就靠你费心了，但愿在七千万上，部里能有什么好办法。关谈云说，我看问题不大。

放下电话，贝先林心里乱乱糟糟，总觉得王庆河在七千万上借风挽扣。因为他隐约记得有关城市建设附加费，早几年国家像是有个什么说法，从哪年哪月起这么执行，从哪年哪月起那么执行，可王庆河是一口气把账算到了七十年代。不过这一层怀疑，他没有跟关谈云挑明。贝先林说去省里找汤涛帮助不假，另外就是他打算请请有关部门，套套近乎，调查一下有关城市建设附加费这个事，国家到底有没有红头文件，省里有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这样也好知道王庆河在七千万上打了多少埋伏。一细想王庆河，贝先林眼前就一片模糊，搞不懂为什么回回出事，被动的准是自己。

王庆河今年四十岁出头，有大学文凭，做事擅长抓热点，总结常出新经验，他前面的几任市长，有升有降，上去的都有政绩摆在平阳。王庆河上台后想，农业被抓上了中央电视台，商贸被省里竖了样板，看来自己非得在经济这一块动脑子了。当时大气